

通志臺經解

512
1411
52



門口仁12
1411
卷52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五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
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
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
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
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
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
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

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黃義剛錄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熹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甚相似矣

楊道夫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

夏淵錄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

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

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

林恪錄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

菜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

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

甘節錄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襲蓋
卿錄

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

通志堂

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不貞則無以
為元也 董銖錄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
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
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甘節錄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 又
是深藏不測是智 同上

又曰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
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
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

只是一箇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

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豈

弟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

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節問仁如何包四

者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

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

更討義禮知來 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
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
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

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
 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
 會眾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
 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
 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
 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
 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
 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
 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榦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
 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
 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榦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
 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
 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
 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
 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
 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
 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
 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
 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
 和不可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

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
 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
 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者
 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
 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
 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
 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
 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叉
 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
 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
 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錄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
 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
 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
 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
 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
 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
 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

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
 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錄金去偽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
 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
 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
 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荅云只為是一箇
 問黃榦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
 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
 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

且如這箇卓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
 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
 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
 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
 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
 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
 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
 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意思便
 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
 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
 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

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是頭
亨便是手足利便是曾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
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
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
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
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太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
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
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
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
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
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
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
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
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

楊道夫錄

先生問榦以仁包四者之義榦曰康節先生詩云天
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
後見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是便
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
其无往非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
一椅安頓得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

得仁當就初生處看便見得仁字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亨是胃腹利貞是元氣歸宿處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雞雛可以見仁者亦是看

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摠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理也邪

荅林德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

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
 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
 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
 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
 甚處剥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
 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
 是受用處在

此因問近思錄首
 數條○葉賀孫錄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
 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
 成利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
 分此偏言也然發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

也 兼賀孫錄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
 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
 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
 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
 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
 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楊道
 夫錄

或問論語言仁處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
 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
 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

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
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鄭南升錄

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
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胚撲裏便有這底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
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

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

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
物之始 云云 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

在其中至云天地間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

以其有此理也 楊至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

中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
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晏淵錄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四者之
長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
發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 蕭佐錄

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

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凡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有未盡熹略添字說盡舒高錄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

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一性實斯存

世人遂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君子幽探萬化

原齋居感興詩

先生問道夫曰公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錄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

只是箇道理須着這入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

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錄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

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

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

一箇是從一邊說 林遵孫錄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

此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

者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

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

教盡八兄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原

始發出來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

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

不及今學者且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

身已出來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
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

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

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

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禮智信

黃先之錄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之意思利則配之曾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

便是貞

楊道夫錄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與張栻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

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答方士繇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

是秋冬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黃榦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

到利貞處自不用養

又記養字是恁地字

又問自一念之萌以

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這裏住着便立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甘節錄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為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內故說及誠敬耳董銖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
 配金木水火土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
 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
 皆是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
 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
 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
 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
 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廖德
明錄

今案皆謂發用處及之處
之事等語皆未曉更考○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先

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

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荅董銖
問說卦書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人乎舊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

明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

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

配將去明配木仁通配火禮公配金義溥配水智

想是他記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

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

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

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沈僩錄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
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廖德明錄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穰
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同上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
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
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荅曰固然只如四
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
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
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

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
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
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
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
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
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余大雅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理便在
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
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
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
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段說話不得謂是

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以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晏淵錄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底一截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

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

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晏淵錄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楊道夫錄

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疢疾痛舉切吾身政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

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頽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荅云嘉之會眾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

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幹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荅云此語最穩當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說話熹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略似箇乾字宮是在可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

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

二月 林夔孫錄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陳埴錄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貞便是善成就處私意之萌以至於我亦是無狀成就 吳必大錄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

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

有有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

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 萬人傑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

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沈儺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似到

說得好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

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潘時舉錄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

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徐寓錄

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

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

廖德明錄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

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

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

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答呂祖儉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

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

同上

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

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

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

無二也

此段疑有誤字○答何鑄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

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

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

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

輔廣錄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

其美故曰嘉之會也

吳心大錄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

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

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

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

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呂輝錄

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亨蓋自春至夏無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其所會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之美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之美一行之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黃營問利物足以和義都有箇分別當其分時

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所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子子分別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傑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說了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

吳必大錄

問亨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

通志堂

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蓋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

利 呂輝錄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

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金去偽錄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楊道夫錄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沈僴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物事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而犯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也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

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

征利 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

利矣東坡 義者義之和論却便把利做別一箇

物事來和這義都不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裁割斷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往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這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 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 它處說不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

曰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 葉賀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
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
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
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
者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
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生於
一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徐寓錄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
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
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
生正色曰熹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它無

禮郭友仁錄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
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
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營營貪得
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
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

而行義

葉賀孫錄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尷尬塵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

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沈簡錄

施學論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鄭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正固便是事之幹傳曰亨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義

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荅方士孫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 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

夏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潘時舉錄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

體仁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恁地說 呂輝錄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而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云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不必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事是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不喚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

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有箇和○黃顯子錄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

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晏淵錄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閔祖錄

趙師却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六

文言傳

問乾卦九四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
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
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
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

林學蒙錄

易只消認它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
無這箇了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
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耶所
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

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董銖錄

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

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贊咏發明以示人耳

董銖錄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云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

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眾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明四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君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橫渠專以聖人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

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隙如可鈎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模寫于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

四十三
相似也九四只是
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

自無固必耳亦不爲

問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

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答云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見既處無過之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遜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說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着實

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

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荅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游於藝似得無緊要底事然能如

此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林夔孫錄

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存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無斁亦保

呂輝錄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晁淵錄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它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

沈憫錄

前書奉問謝公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

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

荅呂祖謙

范震生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

林夔孫錄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它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它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葉賀孫錄

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

處事差失則柰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

難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

是道理每每如此

廖德明錄

守口如瓶不妄是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

游傲錄

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

通志堂

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
 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
 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
 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

晏淵錄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着
 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
 面便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
 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
 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

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

說得條直 晏淵錄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
 業云云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不誠
 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誠
 然是如此更顛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脩辭
 立誠則是真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
 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
 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
 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
 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

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不誠與孟子

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已之謂信是易中所謂忠信非言忠信之忠信也若看

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止是這忠信所以進德

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

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功夫之一件否曰言是

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

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

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

其處否曰未是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

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止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

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

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

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

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熹不見得如此

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它這裏又有

說學者處如初九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

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

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

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沈憫錄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

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

四百二十五
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底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萬人傑錄

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足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

進德脩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一般一恁袞將去聖人只

四百七十一
朱文公易說卷十六
九
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誠實脩辭立誠是誠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用九蓋是說變

黃顯子錄

林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荅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不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

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却淺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

四百十九
范中
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
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
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
輪一般恁地袞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
如何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
之
徐寓錄

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
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
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
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
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

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
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
已與人之間哉
荅黃榘

問遺書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
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謂之乾道
者有進脩不已之意謂之坤道者有安靜自守之
意否曰也髣髴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
如何楊仲思曰上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
只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童伯
羽曰只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
忠信也未見得下落處黃榘曰恐作內外分說又

曰只是如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忠信只是如大學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須見得如此了則其獨自謹忠信分明是自然實心但不是先見得透徹如何能存主得會進德也且如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誠之字全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擇善而後可以固執須是先知始得乾卦正從知處說坤卦只從守處說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幾也却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都是先見得方會恁地如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

之意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此處着力不得更無使之忠信者如乾之健是他自然健不是硬要他健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謹貼把捉有持守底意思在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若此兩卦二爻亦可見健順之義聖人言語或說得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出方有工夫忠信所以進德是看得它知處

破劉砥錄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熹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

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

劉砥錄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同上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熹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其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

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夔孫錄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快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

分
九十五
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肢體言之便有人已
陳示
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楊道夫錄

問近思錄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
終日對越在天一段自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
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皆是
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
無始無終底意思
徐寓錄

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
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
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

德事

董銖錄

忠信所以進德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
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
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
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
是一箇天
葉賀孫錄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
之不誠也既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
無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若有不實
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
實無一毫之僞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無一言之
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

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熹本義說見
於事者又曰知崇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
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

沈問錄

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
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
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
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
無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
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
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

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

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

也○楊道夫錄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必大竊疑

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

上文意人多因語言上便不忠信

不忠信首先是言語

因言忠

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

之意

吳必大錄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荅子張崇德之問

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
做工夫否先生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
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

輔廣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實其心之所發

呂輝錄

忠信所以進德只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

得常常做去

晏淵錄

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

誠同上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
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
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
只着進字居字可見進者自新而不已居者一定
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
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是根
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在知

鍾震編次

通志堂

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
 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
 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
 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
 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
 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
 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
 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
 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
 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別四面皆恁
 地平正

楊道夫錄

或問脩業德亦有道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
 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
 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
 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
 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

葉賀孫錄

黃顯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
 面忠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
 是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
 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
 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

四
百
廿
先
文
公
易
言
卷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爲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
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
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
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
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
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
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
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
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
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
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下少間斷德是得之

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
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
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
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
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
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之義譬如昨
日是無柰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
爲善 葉賀孫錄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先生曰忠信
者能實其善之謂其欲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

四百十七
朱文公易言卷一六
如惡惡臭人能如此則其德不期進而進矣知之
所至力必至之故曰知至至之不待已至而必知
其將至故曰可與幾也 精舍所聞

問忠信進德一段先生云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
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
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只是舉一
端而言否先生云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
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
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是
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
是見箇脩辭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

進德底道理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一段先生
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
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爲至誠忠信不
足以言之也忠信是二十分真箇見得這道理決
然是如此更擷撲不破了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
處所以曰進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又
云真箇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
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
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
曾見得分明則從何處進黑窅窅地進箇甚麼然

只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又不去做便是空見得
 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
 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在那裏
 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
 蓋已是在這裏做硬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
 義若只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
 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忠信至
 可與存義也如思而不學底意思否曰也略是這
 些意思但這箇大不須恁地說了 呂輝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乾道也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

然乾體健坤體順篤實輝光是乾之道故曰忠信
 進德脩辭立其誠皆健之義虛順涵養是坤之道
 曰敬曰義皆虛也故曰陽實陰虛 吳必大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
 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
 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問先生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如何
 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
 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 輔廣錄

劉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則其獨自謹 童伯羽錄

銖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先生曰顏子是近前與它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董銖錄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 潘時舉錄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

葉賀孫錄

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麼樣強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硬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

徐寓錄

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

呂輝錄

乾道如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

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道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錢木之錄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公看顏子有極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

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
且學仲弓先生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
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
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
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
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
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
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
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
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己
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

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
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
者但須自省察譬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
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
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
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
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
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
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
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
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

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記定其功

積久便不可及 同上

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只是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坤是純和柔之德
 鉢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

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
 可作如此看否先生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
 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恐此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
 先生曰固皆是脩己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
 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

細董銖錄

周良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
 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
 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
 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脩業以至於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
 來如坤則但是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
 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
 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伸
 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盧都不
 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
 及顏子是大故通曉

黃義剛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
 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

葉賀孫錄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
 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

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君靜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
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同上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
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它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
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它崇德廣
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說得應同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
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
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故進
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說道

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
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
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
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
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晏淵錄
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
則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底是要見
得天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伸弓却只是據見在持
守將去黃義剛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
其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

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起故云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
 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黃升卿錄
 志乾氣坤同上

佐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
 何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脩字居字且須去理會
 如何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者恐是本於内而
 言業者見於外而言先生曰内外字近之德者得
 之於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如古人所謂

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真箇是得之於
 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
 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猶木之
 有根其生不已蕭佐錄

林學履問脩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
 守也逐日脩作時是脩常常為此是守又問頤六
 爻伊川解云上三爻是養德義下三爻是養己養
 口體是否曰上三爻是養人下三爻是資人以養
 己養己所以養人也黃義剛錄

爻淵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脩居所以不同先生曰
 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室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

居之襲蓋
卿錄

因說進德脩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自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都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葉賀孫錄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明人

祖橫渠脩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脩辭是有缺為居

業明道與說易上脩辭不恁地脩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

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辯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辯它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同上

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同上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待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亡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同上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

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
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
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
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荅鞏豐

爰淵問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說脫空誠
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
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明道先生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如此動
活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
說云脩其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此

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祇是一事

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道夫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
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
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
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
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
知終終之主行然某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
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

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
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同上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
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
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
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脩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呂輝錄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
所謂脩辭立其誠也荅云近之
荅程洵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

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葉賀孫錄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略立箇期限如此曰
這箇只是箇始終呂輝錄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
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
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
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
過之義也荅方士繇

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

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體錄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葉賀孫錄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這處人都作兩段袞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

主終要得守故如此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

住而止之

錢木之錄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

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同上

銖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

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

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

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

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

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

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

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

那上也

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處去做便是進德處也○董銖錄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

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晏淵錄

又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

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銖錄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憫錄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

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

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董銖錄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

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

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或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答云元亨

是乾之用處利貞便是乾之意思如人在此說話

便是發用處纔默而不言自有箇意思在那裏

呂煇錄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

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

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

者性情也

陳文蔚錄

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而言動而發散在外靜時

便收藏在內性情猶言體質

吳必大錄

又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

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

體却在下用却在

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

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

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
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
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
成千株樹剥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
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
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無安排聖人亦只是
見得此機緘而發明出來耳程傳解四德只就物
上說最為明白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
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得遂字尤好通書
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見於外者復
是性體同上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
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
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
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
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又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
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
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
斂無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董銖錄

不言所利是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晁淵錄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
此語說得好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
生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
利不利矣 董銖錄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
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
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先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
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董銖錄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

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
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
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
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
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
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
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 董銖錄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
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
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

邊坤只是柔底一邊熹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

林學履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也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黃義剛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楊道夫錄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

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

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

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

處說君德皆如此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

功也 楊道夫錄

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周謨錄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答方士繇

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是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

以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熹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董銖錄

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

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此是橫渠恁地說他是

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

作起獲麟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掩采黃義剛錄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

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

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

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

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

耕穫蓄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

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

文為協耳與張欽夫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

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沈開錄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

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

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

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

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董銖錄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

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
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
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
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以用
力之方也

各堂室記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
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
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荅曾祖道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將

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即解大字也
敬而無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
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
事君則忠於君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
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无不利也方外之方謂有
義以處之事皆合宜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
可動若圓物則可轉也

吳必大錄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并脚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曾中無纖毫委
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

義便是能照底 廖德明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先生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

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

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

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廖德明錄

鄭昭先問敬義之說荅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

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莫是合內外之道荅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

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

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

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

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

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

楊道夫錄

世求

池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劉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
 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
 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己復
 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
 極處皆是仁 徐寓錄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荅曰端莊
 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
 通時維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

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
 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
 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荅云此說是
 也 荅程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根
 究原來處真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
 一句為要

黃方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
 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

通志堂

意曾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
 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
 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
 人荅出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
 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熹之講學所以異於科
 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
 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葉賀孫錄
 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
 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上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同上

童伯羽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
 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
 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
 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
 對四象則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
 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
 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同出於
 一心何邪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 楊道夫錄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
 有道理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

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

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徐寓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

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同上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

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

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

看得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

得要輔廣錄

至之問君子義以為質一段程子曰君子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先生云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義以方

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潘時舉錄

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胡和仲云先丈說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一句是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

內廖德明錄

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

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顧

謂道夫曰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

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者也不是了

楊道夫錄

游定夫編明道語錄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甘節錄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

怨矣然其意不然特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它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木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功也

故明道

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

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答李宗思

德之所以不孤者乃在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其主敬則其中無一毫私曲及其隨事裁處則事事物物截然有定理而不易敬義既立則內外德備所以不孤而有鄰也先生云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言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沒

理會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答方誼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

答林熙之

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甘節錄仁父問程子所謂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葉賀孫錄寓因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推已以及物推廣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徐寓錄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甘節錄

人傑問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謂之恕否曰非也恕字正是夾界半路上事或問盡物之謂恕伊川曰盡已之謂信推已之謂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說推已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即是信也

人傑又問侯仲良云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不知伊川之說如何曰據數家以天地變化草木蕃如

草木暢茂是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未甚

着吳必大錄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萬人傑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